

236354

中國政治思想史

綜合研究

王雲五編

236354

王雲五著

民國政治思想與  
中國政治思想之綜合研究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淮陰師院圖書館 730411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初版  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月二版

民國政治思想與  
中國政治思想之綜合研究

一册

精裝本定價新臺幣八十元  
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七十元  
舊本定價三元五角

著者 王 雲 五

版權  
所有  
必究

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 
登記證：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

方

本书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七册，上为总论，  
一册。书分上下二编。前编为中国政治思想，  
在战国以前，后六册。后编为中国思想史分章叙述。  
本书注重之时期，为战国时代之政治思想。  
战国时代为千余年，又依本书一编之排列，不  
如思想史，以战国时代为序，序以五人，为周文  
王、孔子、孟子、墨子、庄子、荀子、韩非子、  
李斯、秦始皇、汉武帝、曹操、司马懿、诸葛亮、  
唐太宗、武则天、宋太祖、宋徽宗、元世宗、  
明太祖、明成祖、清太祖、清高宗、清宣宗、  
宣统皇帝等。





至齒の割合資料多、標題亦正一端也、所據  
 其世質、別の字中之各章、同章の何種も若干  
 標題、再動量分目。同目も資料の取ら、  
 則此各論資料の現定分力。第何之之、古第  
 一章厚皮内、多の(一)及種、(二)及牛、(三)及族  
 、(四)人及与取各章。古第二章厚皮内、多の  
 、(一)天給、(二)天道、(三)天世、(四)天権、(五)天統  
 、(六)天治、(七)天及、(八)天及、(九)天及、(十)天及  
 各章。古第十三章社会問題内、多の(一)禮儀  
 、(二)教化、(三)福利、(四)社会初態、(五)救済、(六)

并

三



同一目中，括有資料亦正一端，如按資料出現  
之先後次序，則即為心一目，其摘選資料十九  
項，如為別編時，均為高，以次為宗，其宗、  
法宗、其後必方順列諸書唐宋文以序以至五國  
諸宗之視，人親至宗對心一詞之至也源流、  
源流，則相商會，有目，其或有一資料之及則  
也至此之譯語。

其撰定之目的，詳見第一冊先孝印信里  
志方字。其於書信之時，在四冊而十七年五月  
中句，皆所存也，而第一冊可也。願得深切之



是月也十一日。是日十一月，而弗六月  
清也。故治王也。是日也。統緒，而會始撰  
七母，而身家。之也。切於心。而九月  
之月。是也。之也。作也。是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  
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  
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  
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  
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  
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  
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之也。

予子身，世化，宜以保身爲限，此中神妙者法  
以之保，予子不能勉也。此中神妙者，  
中章及圖五十九年，自召王予身。

# 目錄

## 前編 民國政治思想

第一章 國父孫先生的政治思想·····

第二章 康有爲的政治思想·····

第三章 梁啓超的政治思想·····

第四章 胡適的政治思想·····

第五章 張嘉森的政治思想·····

## 後編 中國政治思想的綜合研究

第一章 原民·····

第二章 原君·····

第三章 原臣·····

第四章 法治·····

第五章 人治·····

第六章 禮治·····

目錄



一  
七九  
七九  
九七  
一三七  
一六五  
一八七  
二一七  
二四九  
二九三  
三三五  
四〇七

第七章 德治	四二七
第八章 政理	四四五
第九章 財用	四七三
第十章 軍事	四九九
第十一章 土地問題	五二五
第十二章 社會問題	五三五



# 前編

## 第一章 國父孫先生的政治思想

先生，姓孫，名文，字逸仙，號中山，廣東香山（現更名中山）縣人。其生平行誼，簡要明確，莫如其自傳，雖所述事蹟，斷自民國元年，然自元年至其逝世之十四年，可於年譜中摘述補充。茲先將自傳照錄於後：

夫事有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羣之需要，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，則斷無不成者也，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。予之提倡共和革命於中國也，幸已達破壞之成功，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，然希望日佳，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。故追述革命原起，以勵來者，且以自勉焉。

夫自民國建元以來，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，不下千數百種，類多道聽途說之辭，鮮能知革命之事實，而於革命之原起，更無從追述，故多有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。該章所述，本甚簡略，且於二十餘年之前，革命之成否，尙爲問題，而當時雖在英京，然亦事多忌諱，故尙未敢自承興中會爲予所創設者，又未敢表示興中會之本旨爲傾覆滿清者

。今於此特修正之，以符事實也。

茲篇所述，皆就予五十年來所記憶之事實而追述之：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成立之時，幾爲予一人之革命也，故事甚簡單，而於贊襄之要人，皆能一一錄之無遺。自同盟會成立以後，則事體日繁，附和日眾，而海外熱心華僑，內地忠烈士士，各重要人物，不能一一畢錄於茲篇，當俟之修革命黨史時，乃能全爲補錄也。

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，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。由是以學堂爲鼓吹之地，借醫術爲入世之媒，十年如一日。當予肄業於廣州博濟醫學校也，於同學中物識有鄭士良號弼臣者，其爲人豪俠尚義，廣交游，所結納皆江湖之士，同學中無有類之者。予一見則奇之，稍與相習，則與之談革命。士良一聞而悅服，並告以彼會投入會黨，如他日有事，彼可爲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云。

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，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，予以其學課較優，而地較自由，可以鼓吹革命，故投香港學校肄業。數年之間，每於學課餘暇，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，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，大放厥辭，無所忌諱。時聞而附和者，在香港祇陳少白、尤少純、楊鶴齡三人，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。若其他之交游，聞吾言者，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，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。予與陳、尤、楊三人常住香港，昕夕往還，所談者莫不爲革命之言論，所懷者莫不爲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不爲革命之問題；四人相依甚密，非談革命則無以爲歡，數年如一日，故港澳間之戚友交游，皆呼予等爲四大寇，此爲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。及予卒業之後，懸壺於澳門

羊城兩地以問世，而實則爲革命運動之開始也。時鄭士良則結納會黨，聯絡防營，門徑既通，端倪略備，予乃與陸皓東北游京津，以窺清廷之虛實，深入武漢，以觀長江之形勢。至甲午中東戰起，以爲時機可乘，乃赴檀島美洲，創立興中會，欲糾合海外華僑以收臂助，不圖風氣未開，人心錮塞，在檀鼓吹數月，應者寥寥，僅得鄧蔭南與胞兄德彰二人，願傾家相助，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。時適清兵屢敗，高麗既失，旅順繼陷，京津亦岌岌可危，清廷之腐敗盡露，人心憤激，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。美洲之行，因而中止。遂與鄧蔭南及三五同志返國以策進行，欲襲取廣州以爲根據，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，設農學會於羊城爲機關。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、楊衢雲、黃詠商、陳少白等，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，則陸皓東、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。予則常往來於廣州香港之間，慘淡經營，已過半載，籌備甚週，聲勢頗眾，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，乃以運械不慎，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，事機乃洩，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，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。同時被株連而死者，則有丘四、朱貴全二人，被捕者七十餘人，而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，後竟病死獄中。其餘之人或囚或釋，此乙未九月九日，爲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。

敗後三日，予尚在廣州城內，十餘日後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，隨與鄭士良、陳少白同渡日本，略住橫濱。時予以返國無期，乃斷髮改裝，重游檀島，而士良則歸國收拾餘眾，佈置一切，以謀捲土重來；少白則獨留日本，以考察東邦國情，予乃介紹之於日友菅原傳。此友爲往日在檀所識者，後少白由彼介紹於會根俊虎，由俊虎而識宮崎彌藏，即宮崎寅藏之兄也，此爲

革命黨與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。

予到檀島後，復集合同志以推廣興中會，然已有舊同志以失敗而灰心者，亦有新聞道而赴義者，惟卒以風氣未開，進行遲滯，以久留檀島，無大可爲，遂決計赴美，以聯絡彼地華僑，蓋其眾比檀島多數倍也。行有日矣，一日散步市外，忽遇有馳車迎面而來者，乃吾師康德黎與其夫人也。吾遂一躍登車，彼夫婦不勝詫異，幾疑爲暴客，蓋吾已改裝易服，彼不認識也。予乃曰：「我孫逸仙也。」遂相笑握手，問以何爲至此。曰：「回國道經此地，舟停登岸流覽風光也。」予乃趁車同遊，爲之指導，遊畢登舟，予乃告以予將作環繞地球之遊，不日將由此赴美，將隨到英，相見不遠也，遂歡握而別。

美洲華僑之風氣蔽塞，較檀島尤甚，故予由太平洋東岸之三藩市登陸，橫過美洲大陸，至大西洋西岸之紐約市，沿途所過之處，或留數日，或十數日，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，清政腐敗，非從民族根本改革，無以救亡，而改革之任，人人有責任。而勸者諄諄，聽者終歸藐藐，其歡迎革命主義者，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而已。然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，洪門者，創設於明朝遺老，起於康熙時代，蓋康熙以前，明朝之忠臣烈士，多欲力圖恢復，誓不臣清，捨生赴義，屢起屢蹶，與虜拼命，然卒不救明朝之亡。迨至康熙之世，清勢已盛，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，二三遺老，見大勢已去，無可挽回，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，流傳後代，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，結爲團體，以待後有起者，可藉爲資助也，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。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，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。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，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，故凡所謂士大夫



之類，皆所當忌而須嚴爲杜絕者，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。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，以此條件而立會，將以何道而後可？必也以最合羣眾心理之事跡，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，故洪門之拜會，則以演戲爲之，蓋此最易動羣眾之視聽也；其傳布思想，則以不平之心，復仇之事導之，此最易發人之感情也；其口號暗語，則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，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；其固結團體，則以博愛施之，使彼此手足相顧，患難相扶，此最合乎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；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，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。國內之會黨，常有與官吏衝突，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，而反清復明之口頭語，尙多了解其義者，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，其結會之需要，不過爲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，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。故反清復明之口語，亦多有不知其義者。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，洪門之人，初亦不明吾旨，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復明何爲者？彼眾多不能答也。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，而洪門之眾乃始知彼等原爲民族老革命黨也。然當時予之遊美洲也，不過爲初期之播種，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，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。故予甫抵倫敦之時，即遭使館之陷，幾致不測，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，始能脫險，此則檀島之邂逅，真有天幸存焉，否則吾尙無由知彼之歸國，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。

倫敦脫險後，則暫留歐洲，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，並結交其朝野賢豪，兩年之中，所見所聞，殊多心得，始知徒致國家富強，民權發達，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，是以歐洲志士，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。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，乃採取民生主義，以與民族民權問